

缅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

怀念袁隆平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刘良恒 周勉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致敬。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

一颗稻种，填满满天下粮仓。

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划进自己心里。



1981年，袁隆平为第二届国际杂交水稻育种培训班遴选讲课用的杂交水稻标本。

新华社发



2015年3月22日，袁隆平在三亚市南繁育种科技示范园考察新品种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A 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土。何为国土？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

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土在，且厚，不可当也。”

B “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敬，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造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

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C 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

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摔跤就摔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扉。

话。本报特派记者 李天平 摄



五月二十三日，小朋友手持鲜花前往长沙明阳山殡仪馆悼念袁隆平院士。

本报特派记者 李天平 摄

D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想，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看得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

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



双季亩产三千斤 为建党百年献礼

2021年5月14日上午，在三亚市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联合收割机在收割“超优千号”杂交水稻。本报记者 武威 摄